

周 晓 著

少年小说论评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仕菊 责任校对：何 涛
封面设计：樊鸿宾 版式设计：杨 力

少年小说论评
周 晓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47千 插页：1
印数：1—1,700册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227-30497-x/1·110 定价：2.10元

目 录

批评的品格 (序·方卫平)	(1)
儿童文学的报春燕	(11)
附录一 儿童文学究竟应该写什么	(30)
附录二 也谈儿童文学应该写什么	(40)
一悲一喜 深刻沉郁	(46)
教师作者与儿童文学	(57)
儿童文学大有希望	(60)
读中篇小说《对门儿》二题	(74)
儿童文学创作的好兆头	(85)
《弓》与《祭蛇》的启示	(89)
附录一 也谈《祭蛇》	(92)
附录二 由别林斯基的话说开去	(96)
试评长篇小说《乱世少年》	(101)
儿童文学发展途径之我见	(106)
谐趣·喜剧形象·宽厚的爱	(118)
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	(121)
生活呼唤儿童文学新的“黄金时期”	(130)

为创造型少年催生·····	(148)
致“铁匠”曹文轩·····	(151)
儿童文学的当代性·····	(157)
让孩子心中流淌人道的暖流·····	(160)
儿童小说的创新与探索·····	(163)
《出门》断想·····	(171)
尖锐泼辣 切切忧思·····	(173)
再谈儿童文学的当代性·····	(178)
儿童心理的新探索·····	(183)
超越少年小说创作的成规·····	(187)
《少女少男心理小说选》序·····	(194)
且说你的这一篇·····	(201)
儿童文学的新生面新境界·····	(206)
读《三个中学生的“滑铁卢”》漫笔·····	(211)
上海儿童文学纵横谈·····	(215)
审美的震撼、点化及其他·····	(222)
儿童小说与艺术形式创新漫议·····	(229)
后记·····	

批评的品格

——周晓《少年小说论评》序

方 卫 平

在我的印象里，儿童文学批评似乎总是少了些真正的批评的意味和品格，多了些甜甜蜜蜜或不痛不痒，“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俗套和平庸，而除了“棍子”式的所谓批评之外，再也没有比这种俗气、平庸的批评更令人反感和难以忍受的了。

批评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学位置，批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业品格，这种对批评自身的发问和索解，成为近些年整个文学批评界十分重要的现象。在我看来，批评不是对作家的盲目而廉价的致意，也不是对作品的笨拙而平庸的解释，批评首先应被看作是主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作品只有进入批评家的主观视野，成为这种创造所赖以展开的素材或原料，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对象。实际上，“批评即选择”、“我所评论的就是我”，以及诸如此类的批评观念，都表达和强调了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所具有的主体意味和独立品格。安·杰斐逊和戴维·罗比在谈到文学批评时认为，“它往往可以是个人的和主观的，虽然批评本身

无疑能够做到既客观又严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结论》）。或许，一种独立的个性化的严谨风格，一种渗透着主观情绪和色彩的客观态度，便是批评应当具有的品格和风度？

是的，批评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描述，一种判断，一种选择。而无论是描述、判断还是选择，都离不开批评家的精神参与，都是一种描述，主体的判断，主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认为，批评所剖析和揭示的与其说是对象，还不如说是批评家自我；一旦批评家失去独立而自由的心灵，那么他就不可能创造并拥有真正的批评。

因此，当我想到儿童文学批评中还有许多与真正的批评活动相悖的肤浅、平庸和俗套时，心底便不免泛起一阵怅惘和悲哀。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令我感到安慰。我想说，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少年小说论评》，便是它的著者面对八十年代儿童文学现象时的独特感受和思考的记录；尽管这份记录还留着某些仓促、匆忙的痕迹，然而它机智、它锐敏，更重要的是，它独特而坦诚。

著者周晓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在课堂上为我授过课的老师）。六、七年前，当我抱着上大学时念过的几本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开始接近儿童文学时，署名“周晓”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曾给我以颇为深刻的启发。那些文章中所充溢着的生气和流动着的活力，使我未加思索

便认定这些文字是出自同龄人的手笔，因为我与许多人一样有着一种尽管不无道理却未必总是正确的看法：年长者为文必然从容而平稳，年轻者为文必然锐敏而热情。有意思的是，有过这种感觉的不只我一人。我的学长汤锐第一次遇见周晓老师时，也曾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您是年轻人呢”。而在一次全国性的儿童文学会议上，他被有的发言者称为“青年评论家”——其时，这位“青年评论家”已经年过半百。

虽然文章无法使人的自然年龄变得年轻，然而人们的这种感觉倒是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文章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活力和“青春气息：它们显示了独特的论评眼光和胆识，它们飞扬着新鲜的理论悟性和热情。我相信，这是作者评论个性和品格的自然流泻和“外化”。

在本书之前，作者已经出版过一本名为《儿童小说创作探索录》的评论集。这两本集子收录了作者十年来有关儿童文学的大部分评论文章：或回顾历史，或评论现状，或宏观把握，或微观分析。总之，他描述，他判断，他选择，而且，对近十余年乃至更长的一段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他有自己独特的描述，独立的判断，独到的选择。

他描述。文学现象的丰富与驳杂，迫使人们只能从某些特定的视角、范围，借助某种特殊的工具、方式来接近、探测、概括和描述它们。在批评对象与批评主体的特殊联结过程中，那些与批评家自身素质和准备有着微妙联系的文学现象最易触动和激发批评家的思维热情。周晓对少年小说有着

特别的偏爱，他的批评的“兴奋区”总是首先被少年小说创作的演进变化所牵引和激发起来。产生这种偏爱的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的阅读经验。本书著者曾经说过，他的童年是没有童话的童年，作为一个孩子，在乡间他能找到并读得入迷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是小说《三国演义》；而记忆最为深切的，则是少年时代进入城市后开始充分体味生活的辛酸时读到的第一部外国小说《苦儿流浪记》。这种童年时代的阅读经验，作为远因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他在日后的批评活动中所可能具有的某些兴趣和偏爱。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来看，少年小说确实是近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儿童文学创作中发生的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和突破，往往是由少年小说创作首先实现和提供的。因此，对于一位关注整个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发展进程的评论家来说，对少年小说创作投入特别的热情，常常抽取少年小说作为样本来向人们提示、说明儿童文学创作中那些或隐或显的停滞和躁动、演进和裂变，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在《回顾与探讨——关于三十年来的儿童中篇小说创作》（见《探索录》）、《儿童文学的报春燕——一九八〇年以来儿童短篇小说创作管窥》、《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序》等文章中，他把少年小说放在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共同构成的艺术背景上去曝光、去描述。（顺便说明一下，由于用语方面的习惯原因，本书中的许多文章仍沿用“儿童小说”的称谓，而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儿童小说”实际上

是供少年阅读的小说，因此，本书所收的近期的一些文章逐渐采用了“少年小说”的提法。）随着作者的勾勒、叙述，模糊纷乱、变幻莫测的儿童文学现象变得清晰而富有条理，看似紊乱无序的涌动变迁逐渐显示了它的历史发展逻辑和艺术变革线索。我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对于许多关心儿童文学的人们来说，不是现象本身，而是上述勾勒、描述，直接影响乃至构成了他们对儿童文学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一位从事评论的人说来，这即便不值得他自我夸耀，也是可以被认为是相当的成功了。

他也判断。批评的主体意味不仅表现在批评家对客观文学现象的主观描述上，而且更表现在他对这些现象所作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上。这种分析、判断对批评者的理论修养和价值观念有着更显而易见的依赖性，同时也是更具有挑战性的考验。周晓有他自己成熟而稳定的价值尺度和美学观念，这决定了他在评析和判断儿童文学现象时的价值取向。例如，他很早就对非文学的“教育工具”说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尔后又在批评活动中长期“锲而不舍”。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发表于《文艺报》的《儿童文学札记二题》（见《探索录》）一文中，他就“主张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理解上要宽，就是说，在儿童文学小百花园里，既可以有‘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作品；也可以有教育作用不明显但对陶冶滋润孩子性情、愉悦孩子身心的有益的作品；当然更需要努力创作具有很强思想性和艺术性，因高度概括生活而社会教育作用深远的作品。惟其对儿童文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宽了，创作思

想才有可能从以往越走越窄的旧轨道上解放出来”。事实上，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一个“理论原型”（我姑且这样称之）而不断出现、活跃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成为他分析、判断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最基本的尺度之一。在收入本书的《儿童文学的报春燕》、《〈弓〉与〈祭蛇〉的启示》、《发展儿童文学创作途径之我见——从当前的儿童小说创作谈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素质问题》、《儿童小说的创新与探索》、《上海儿童文学纵横谈》等许多文章中，读者都不难感受到这一“理论原型”的存在及其作为一种价值尺度的意义和作用。尽管你不一定完全接受，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的存在与成熟。

他当然更不忘记选择。无论是贬是褒，他都充满了坦诚的激情，而对于那些带着新的艺术气息的作品，他更有抑制不住的激动；一缕新意、一点突进，都会强烈地触发他的学术灵感和理论热情。他认为，“一篇真正出类拔萃的佳构的问世，对于那个时期的创作，不应仅仅是优秀作品数量的增加，而应该是创造，是新质的萌发”（《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因此，他总是机敏地搜寻、选择这样的作品，及时地予以评说和扶植。他几乎从未想到如何遮蔽一下自己选择时的固执与偏袒，而总是一往情深地为具有创新意识的新人新作鼓吹和呐喊。在我看来，这种固执与偏袒正是批评所特有的公正的表现，因为所谓公正决不等于四平八稳、一团和气，批评的公正不是来自于不言自明的理论常识或不得罪人的理论懦夫行为，而是来自于批评家出自心灵的真知灼见。波德莱尔

说：“公正的批评，有其存在理由的批评，应该是有所偏袒的，富于激情的，带有政治性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1846年的沙龙·批评有什么用？》）。是的，比起不冷不热的平庸的所谓批评来，“偏袒”的批评无疑具有独立的创造意味，因而也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更能起到批评应该有的作用。我觉得，许多中青年儿童文学作者如丁阿虎、曹文轩、刘建屏、常新港、范锡林、张之路、陈丹燕、韦玲、孙云晓、梅子涵、韩辉光等等，正是由于进入了他的评论（有的可以说是进入了他的评论“卫护圈”），才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并为人们所熟知。不过，并不是谁都能沾上周晓评论的“光”的，因为他要用自己的眼光来遴选和择取，他要在这种选择中来写下自己的评论文字，来构筑自己的批评世界。

周晓的批评文章对许多读者尤其是青年儿童文学工作者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说服力；我自己也常常从他的文章中获得教益。当然，不能指望一种声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接受或产生回响。一些读者对周晓的评论感到不可理解甚或拒绝接受，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想，只要人们对真理怀有共同的诚意，那么一切分歧和对立就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彼此暴露的破绽或者不足，也就会得到平静、善意的理解和对待。周晓的评论无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在选择和形成自己的批评优势和特点的同时，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局限或者是不足。正像谨严难免呆板、活泼难免浮泛、凝

重常欠空灵、犀利易显尖刻一样，周晓的批评文章往往显示出锐敏、热情、坦率的论评风格，但有时也难免有缺少些沉淀和升华的遗憾。譬如，他常常善于撷取或大略抓住作品的题旨、特色或倾向，从创作发展的角度作评，或作借题发挥的论辩，因此，他的评论文章记载了他面对儿童文学现象时的独特见闻和感受，但也往往未及展开更深入周详的理论思考。就具体的论评技术和风度而言，当他辨析“左”的和偏狭的文学观念、捕捉萌发状态的艺术新芽、评说儿童文学发展进程时，他显得机智、老练、自信和得心应手；而当他面对丰富的艺术现象时，他所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艺术感知范围和批评思路，因而在剖析艺术现象时难免会有令读者感到不能满足的时候。这或许也是一种二难局面：没有自己的思维风格和特色，便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批评；而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就难以越出这种思维定势所规定的思想空间。创造的艰难，在批评中同样是一种无情的现实。

尽管如此，优势和局限毕竟都是构成周晓批评品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儿童文学批评还相当缺乏个性和主体意味的时候，这种批评品格是我所钦佩和羡慕的，因为它虽有不足却决不平庸。

前年春天，我与周晓老师开始了直接的通信联系；那年初夏，他应邀来浙江师大为第三期全国中幼师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讲学，我们更有了见面长谈的机会。后来，在西子湖

畔，在烟台海滨，我们又有过许多次让我不时怀想的晤谈。他的热情、坦率和机智，他与青年朋友之间那种相互的理解、信任和心灵的和谐、默契，使我温暖，也令我感动。两代人心灵的沟通，能够消弥岁月带来的隔膜和距离，这其中既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爱护和扶持，也包含着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理解。在与周晓老师的交往中，我深感他对年轻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怀有特别的感情和期望；对青年人的成长他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真挚的喜悦。而理解总是相互的，许多青年朋友也对他怀有尊敬和信赖的感情。我想，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心灵的感应和交流，带来的是属于两代人的幸福，也是属于批评的一种幸运吧！

不是按照不成文的惯例请要人或名人作序，而是怀着充分的信任把这样紧要的工作交给我这样一个后学者，这同样是周晓批评品格和观念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我愿意把这视为周晓老师对我本人及我的同龄人的信任和期望的一次新的表示，但我也担心这篇不像样的序文会减损这本评论集的丰采。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于浙江师大揽胜湖畔

儿童文学的报春燕

——一九八〇年以来儿童短篇小说创作管窥

随着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空前发展，儿童文学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只是由于“左”的思潮对儿童文学的影响未完全肃清，近几年间创作的发展尚处于渐进的状态。可喜的是，去年以来出现了迈开大步前进的趋势，这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儿童文学的发展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去年曾以《儿童文学札记二题》《儿童文学创作要有大的突破》为题撰文，提出了几年来儿童文学创作中问题方面的一些浅见（分别刊于《文艺报》一九八〇年第六期、人民日报今年2月18日）；本文拟以一九八〇年迄今一年多来部分儿童短篇小说——已为《儿童文学选刊》所选载的作品为依据，就成绩方面作一次鸟瞰式的粗浅论评，以就教于作者们和广大关心儿童文学的读者。

剪除四害后的头两年，不少儿童文学的小说作者处于彷徨之中，写什么，怎么写，一时都成为问题。有的作者说：“破除了‘三突出’，扔掉了‘主题先行’，离开了写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几乎不会写了。”待到地平线上跃出

了《班主任》《伤痕》，文艺要敢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且迅速形成振奋人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潮流之后，儿童文学的作者们虽然仍不无迟疑，但毕竟也开始了创作的探索。特别是，一批年轻的新作者以他们的新鲜感受，开始叩击儿童文学的门扉，他们的笔虽则生疏，但确实为刚刚复苏的儿童文学花圃平添了一抹生意盎然的新绿，显示了希望。这期间产生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吃拖拉机的故事》《失去旋律的琴声》（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等，尽管儿童小说创作的实绩还不很大，但总的说，是结束了停滞的状态了。到了一九八〇年，尤其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前后，青年作者们以及几位中年新作者，终于写出了一批使人一新耳目的作品。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老作者和成人文学作家也陆续发表了一批有新意、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儿童短篇小说新作。

读着这一年多来的作品，使人感到，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确实有一股在创作探索中前进的冲力。这些作品表明，儿童文学的新老作家面对我们广大的少年读者，终于敢于向他们展现他们所能理解的真实的人生。作家们在探索：儿童文学应如何向八十年代的孩子描绘光明和美好，又如何揭露黑暗和丑恶？作家们在探索：如何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提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与孩子紧密有关的问题以及少年儿童成长中的现实问题。作家们在探索：如何为今天的孩子们说话，又如何满足孩子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些作品，在医治十年浩劫给予孩子精神上的创伤，滋润心灵、陶冶性情、启发智

慧，并鼓舞起作为八十年代新主人的自觉，提高社会主义思想品德上，是很有作用的。当前的儿童小说创作尽管和成人文学相比尚有差距，但是，只要儿童文学界充分重视并进一步促进当前这股前进的创作冲力，那么，是一定会迎头赶上，同样会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来的。

—

我们可以从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开始涉猎。如果说，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在一九七九年的儿童小说中一反虚饰和陈套，开始真实地反映少年儿童生活的尝试，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这位青年女作家和另一位青年作家罗辰生，他们在一九八〇年的短篇创作，就更加引人注目了。王安忆的《黑黑白白》笔墨显得较为集中，通过一对兔子的故事，写小主人公阿金和同学们的矛盾纠葛，构成既单纯又曲折的情节，把一个不知同情、残酷为何物而秉性又是善良的孩子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化，表现得既真实又细致。作者的笔深入小主人公的内心深处，使读者真切地看到了那颗稚嫩的心的震颤。《黑黑白白》在题材上突破了只能正面取材的陈规旧套，而且，在王安忆的儿童小说里，已注意了对生活素材的提炼熔铸，从反映生活事实前进到表现生活的真实；既反映了少年生活中的“问题（《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曾被称为“问题小说”），又着意写富有新时期特点的孩子的情感，在以情感人一点上达到生活与艺术较好的统一。

罗辰生的《白脖子》在学校生活方面提出了孩子成长中